硅化木"挂果"记

肖云儒

在一个千万人口的大城市，我有幸和一座公园成为近邻。院子街对面就是公园，出门，上过街天桥，下去就进公园大门。园内水光潋滟、曲径通幽，绿树掩映着楼台亭阁，叫人好不留连。

不过我得说一句可能对不住这些良辰美景的老实话，每日散步园内，虽然少不了要到这些标志性的景点去打个卡，但最令我心动之地却不是它们，而是公园一个冷僻的角落。

这是园子那逶迤小山的末端，那秋月平湖的尽头，那林木开始稀疏的所在。转到这里，游人预感可能惊喜已然不多而游兴开始降温的那一刻，就在围墙角落里，出现了一处我必去的神圣之地。

在那里的静谧和冷僻之中，大阔叶撑起的绿阴下，柱子似的静静站着5棵比人还高的硅化木。有位热心收藏的朋友告诉我，如此粗壮挺拔的硅化木太少见了，少到它足以无愧于公园的镇园之宝。这位朋友搞收藏多年，家里像个闹市，挤满了奇木异石，眼花缭乱却又井然有序，看上去道行很不浅。

听了他的话，我又专程去那个冷角拜访硅化木，钦敬之意油然而生，景仰让我好一阵子缄口无声。人似乎被眼前的硅木石提溜到一个更高远的时空。小了自己，大了视野。

这硅化木据说原是塔克拉玛干东南沿荒漠中的东西，年龄以亿万年计。一直风餐露宿，裸着身子与西风残照相伴。天地给它输送气脉，怎么能关到博物馆的玻璃墙里去展览呢？太憋气了！遂决定放于公园中，便于游客一饱眼福。

于是园子里多了一处罕见的风景：5棵亿年古硅木构成的风景角。岁月的硅化，让它们有了多种称呼，说它是树？是石？是风沙的雕塑？是岁月留给后人的密码？祝贺你，都答对了。我更想说，它们是聚在这块绿地上的"五老图"，几位须眉皆白、老得不能再老的老爷爷聚在这里绵绵长长地默语。当然，也是新得不能再新的新生命！为什么又是新生命？且容我慢慢道来。

"望名生义"，硅化木，硅化了的木，化成了硅石的树。你看这5棵硅木墩子，木质的纹路还依稀可见，只是早已风化为石、凝结为玉、寓化为力，升腾为另一种新的生命形态。树缝和树洞的褶皱中，岁月镌刻出来的线条和深浅不同的斑状色块，组成了一组组和弦。从浅白始，淡褐、灰褐、深褐，色彩的韵律，构成了一幅古意幽然的山水画、一篇无法辨识又有清晰信息指向的神秘文字。你可以说它是古木，它有木的胎记；又可以说它是古石，明明也有石的纹路和血脉。它是我们几亿年前高寿的老祖宗。

5棵硅化木，5位站在园子里的老人，5座起伏于风景线上下的石山，5株什么都见过、什么都知道、什么都缄口不言的老树！苍茫的视野和见识，暗传着的生命力度，你在它身上感到了亿年生命的凝定。

说起这些硅化木远在新疆的老家，我10多年前参与"丝路万里行"自驾采访活动去中亚、欧洲各国时，路过了那一带。从敦煌翻越当金山垭口，经青海茫崖进入南疆若羌，西行、北拐，插入离楼兰古国不远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南沿，见过一片胡杨林在无际沙海中凝固成了硅化木群落。我不知那遥远的天际是不是眼前这几位耆老的故地。

朔风中，只见一片淡墨疏林那样的老翁、一片扶杖寿星那样的林子，在眼前展开。它们不需要水分和养分，只要头顶有穿云的阳光、脚底有相伴的大地，风沙便会告知世人自身强韧的存在。

其时我久久站在它们之中，静听这片木林石柱在风中轻语。它们用自己的语言，诉说着世世代代的生存搏斗和搏斗中的相携。

硅化木保留了树的年轮、石的质地，又储入了玉的光泽和希冀。纹路像地图上的大地山川那样，自然展开。亦玉亦硅亦木，枯而不朽，苍而愈坚，沉默而强大，在变化中层级叠加为矿物的结晶。它无声地记录了岁月的流逝，还有几乎同样长度的生命澎湃。

"五老"搬进公园后，起始不动声色蛰伏了几年，不屑搭理凡人似的。后来便有了小动静：一颗两颗斑点似的小苔藓在硅木的缝隙中冒了出来，连成虚虚的绿线。又不久，一棵树苗从硅木脚下探出了头，歪着脖子好奇地看着身边的老爷爷和老爷爷身边的世界。爷孙俩中间隔着需要光阴跑几亿年的距离。它们共同用绵长的光线，织出了一段讲不完的故事。

我想，最开始，这大约是哪位游人无意撂下了几颗树种；然后在哪场雨后，或者在哪几珠露水的浸润下，绿色的生命便活活泼泼冒了出来。小树长到半人高时，有人发现它竟是一株无花果。消息传开，便络绎有人观赏、拍照，议论着要将这位绿色小兄弟纳入本区本街道本园区的"户主"名册。

无花果虽不算珍稀树种，性格却极为独特。它只知道默默奉献果实，却从不绽花悦人，不聚彩炫己。它与硅化木可谓天作之合，生命力出奇旺盛。在三两个春天里，扯起绿帆顺风便往上张。层层绿叶如层层宝塔攀着硅木一路长上来。叶子张开成手掌状，有如千手观音从硅木的缝隙里密密实实长出来。掌心朝着天空神圣地举起，在硅木柱的上方形成一丛层叠茂密的绿色云雾。没有花，却能看见绿色小球般的果实，三五个聚成一簇，眼看着长大了，眼看着沉甸甸挂下来。硅木于是渐渐隐身于树阴之中。远远看去，像是几棵硅化木长出了叶子，撑开了一片绿阴。千手观音是那么周到地护住了五位老神仙 。

有人说，这无花果长得特旺相，与硅化木有关。因为硅化木不吸收任何水分，它把土地赐给自己的水分全部让给了无花果。无花果吃着双份营养，焉能不荫盖浓密？而无花果也知恩图报，长大后便尽心尽意为硅木撑开一把把绿伞。一老一小，一个让出水分，一个回报以阴凉，就这样相携相扶着成长，真是前世修下的缘分……

不觉又过了两三年，也许是绿阴和红叶彼此相悦，隔着小径，有株红叶李斜依着身子，羞羞答答凑了过来。在石缝中微露的苔藓，也更大胆地迈开小腿朝上爬。岁月将卷轴在平面空间的再现，转成时间长河中的动态重生，便如此这般地构成了不息的生命交响。

有人惊喜地喊：硅化木长叶子了！搭眼看去，可不，就是硅木上长出了一片大荫盖，结出了一簇簇绿果。只是它依然像一尊佛，缄口不言……

我执拗地认为，眼前的一切不是天地的不经意，一定是造化精心预设的生命构想。有穿越亿万岁月、生命如此强韧的硅木，便不能没有绿叶的簇拥和扶持，不能没有果实的垂青。要为硅木配伍，一定是厚厚的绿阴，一定是朝天祈祷的生命之掌和丰硕下垂的坚实之果。

硅化木"复活"了，越过亿万年的荒凉，与生命之绿在这里重逢。

又见"南泥湾"

任林举



《十里稻香系列之六》　　王建国绘

一

少年时赶上了一个物质匮乏的时代，常手扪饥肠向往着一顿饱餐，也常咀嚼着难以下咽的粗粝之食，幻想白米白面之类的"细粮"。那年深秋，一群十一二岁的小学生坐在生产队的场院里剥玉米，寒风瑟瑟，不一会儿，大家的小手小脚全被冻得冰冷僵硬了。突然，有一个姓田的高个子男生从口袋里摸出一把口琴。

这曲子叫什么名字呢，竟然如此好听？"南泥湾。"田同学回答，表情里透出难以掩饰的自豪。他姐姐是县文工团里的歌唱演员，有机会学到好多我们没有听说过的歌曲。那天，他不仅表演了口琴，还把歌也唱了出来："花篮的花儿香，听我来唱一唱……来到了南泥湾啊，鲜花开满山，到处是庄稼，遍地是牛羊……"

借着歌声，我不由自主展开了一番美好的想象。金黄的小麦、雪白的面粉、白面馍馍、白米饭，还有香喷喷的牛羊肉……南泥湾，那是一个多么美好的名词啊！不仅将一曲优美的旋律，更将一份丰盈的生活梦想深深刻印在我的记忆中。之后好多年，一听到《南泥湾》的旋律，甚至只要有人提起这三个字，那美妙的记忆便如一只鸟儿，拍打着宽大、雪白的翅膀飞入幻想的天空。

无论从文艺还是社会生产的角度，"南泥湾"都堪称一个时代的典范。虽然没去过实地，但总觉得"南泥湾"一直在我心中。不久前，有朋友相邀去探访一处堪称"新南泥湾"的农场，一下唤醒了我心中久存的向往。据了解，"新南泥湾"的提法并非农场自封，是旁人的总结和定位。农场主十分谦逊，把自己称作"小蠢农"，意思是如葫芦瓢一样小、和范蠢一样与世无争，只想在一个偏远僻静之地，踏踏实实造田种庄稼。这令我不禁产生了强烈的好奇。

二

在生产力匮乏的年代，于贫瘠荒山拓荒南泥湾，其中艰辛，今人难以想象。而对于吉林省白城市镇赉县这片"新南泥湾"来说，垦荒之路某种意义上比南泥湾还要艰难数倍。

这个难，难在没有荒山，更没有乱石、杂草、树木和荆棘。这里地处大平原，一马平川，根本就没有山地的不平与坎坷，而是一片无遮无挡的不毛之地、一片"兔子不拉屎"的盐碱滩。所谓"兔子不拉屎"，意思是连生命力极强的野兔在这里都找不到栖身之地。但说"不毛之地"是有点夸张了，实际上是长了几棵"毛"的，只有一些耐受高盐、高碱的植物如碱蓬草等零星分布。如果是气候干燥的春天，大风起处，立即有白色"烟雾"扶摇升起，天地间很快便被这些碱性粉尘笼罩成白茫茫一片。

确切地说，这是一种根本无法耕种的土地。这样的土地就像一个无底洞，不管撒上去多少种子、施多少肥，付出多少心血，其结果都是一样：颗粒无收。南泥湾耗费的是人的力量和汗水，这里耗费的是人的希望和种出庄稼的念想。对这样的土地，学界称其为"地球之癣"，跟"牛皮癣"一样难以治理。

然而，世上总有一些人天生不信邪。或是傻，不知水深水浅，不知趋利避害；或是勇敢，偏偏要在"太岁头上动土"。谁也没想到，那些无人问津的盐碱地，竟然引起了宗伟刚的极大兴趣。宗伟刚是江苏宜兴人，办了一家生产柠檬酸的工厂，此前一直为这个工厂的酸性肥料难以处理而发愁。围绕这些盐碱地，他展开了一个新构想：先以较低成本"盘下"大片盐碱地，再利用自有酸性废料加以改造，改造成功后种玉米或其他粮食。往近了说，可以保障自己工厂的原料供给，依托工业拓展出农业板块，在企业内部实现工农互补、一产和三产的有机循环。往远了说，可以有效增加国家的耕地储备，为粮食安全担起一份"匹夫"之责。

赵国文是随宗伟刚来镇赉的第一批"垦荒团"成员之一。农历正月十二，东北的松嫩大平原却还是一片冰天雪地。赵国文和6个宜兴老乡一下飞机，就被东北大地的景象震惊了，放眼望去全然是一片令人手足无措的苍茫。

大地那个平阔辽远啊，平得远得让人完全失去了方位感，甚至担心自己的目光放出去之后还能不能收回来；四野那个白啊，白得让人一时记不起世上还有其他颜色，甚至让人担心这无边无际的白，会不会连自己的眼仁都被染成白色；周身那个冷啊，冷得让这些初入此境的人一时忘记了温暖的滋味，不知道还能否回到那个鸟语花香的来处。在这样的环境，他们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，如何将一颗颗种子放进土里，更想象不出这样的土地上如何能长出绿油油的庄稼。

赵国文是中共党员，也是军人，当过村支书，有组织农业生产的能力和丰富的耕种经验。这样的人有令行禁止的组织纪律性，也有"敢打硬仗，能打胜仗"的潜质。后来，团队骨干的选拔也均以此为标尺，与南泥湾时期的人员架构思路十分相似。

三

新公司取名"吉林协联"，开会议定首批农田开发试验面积为6000亩。这样的面积，对种惯了三亩、五亩小农田的宜兴农民来说，无疑是一个庞然大物。本来个子就不高的赵国文站在大片荒地前，顿时感觉到自己的渺小，"天苍苍、野茫茫，满心是迷茫"。但开弓没有回头箭，他们只能无条件地扑向冰封的大地、粗粝的北方农村，一边向书本学习，一边向当地农民请教，结合以往所积累下的经验，边摸索，边实践，怀着忐忑的心情开始了第一年的耕种。

插秧的季节到了。育秧大棚里的稻苗长到了一拃高，土地完成了填料、施肥、注水、耙地等准备环节，从周边招募的100多员工也已经严阵以待。这时，赵国文的心里又忐忑了起来，马上就要将绿油油的秧苗交付给这片土地，不知道这片土地会是一个慈祥的母亲，将那些秧苗滋养成水稻和大米；还是一个表面平静的"狼外婆"，最后将稚嫩的秧苗"吞"到自己永远不饱的肚子里？那可都是真金白银啊，如果真的不成功，所谓的插秧就是往土里扔钱。

宗伟刚得知赵国文的这个想法后，哈哈一笑说："老赵啊，既然我们已经决心在这里扎根，就得把这片土地当成自己的孩子，只要能让土地逐步改善，我们往里扔多少钱都要认。打个比方，你生了一个儿子，不管什么基础和素质，你都要把孩子养育成人，为了给他治病，为了供他上学，将来能成才，你还会在乎或心疼在他身上扔多少钱吗？现在，我们已经和这片土地紧紧绑定，没有回头路了，你就只管带领弟兄们往前走吧！不要犹豫，该交的学费，无论多少我们都认！"

上天不负实干之人。协联第一年的水稻成活率竟然超过90%，绝大部分顺利结穗、出米，收支基本平衡，没有盈利，但也没有赔钱。最大的收获，是团队与当地雇工都拿到了收入，土地土质显著改良。这片曾被判定"绝收"的盐碱地，在他们手中活了过来。

如今算来，最先改造的地块已耕种5年之久了，如果不是田埂上仍残留着白色盐碱，人们很难想象这里曾是一片荒芜的不毛之地。茁壮的庄稼如雄辩的语言，告诉你：这里不再荒凉，已经变成了一个丰收之年接着一个丰收之年的米粮川。

天气渐冷，协联的"新南泥湾"出现了一道更美的风景。收割过的稻田，只剩下遍地稻茬，放眼望去仍旧是一片金黄，往年，5000多只从西伯利亚飞往鄱阳湖的白鹤，总是要到二三十公里外的莫莫格湿地落脚歇息，补充营养。今年，这些鸟儿已经成群结队地转移到协联的稻田里"打间"，捡食落在田地里的稻粒。

赵国文虽然不是摄影爱好者，但他却用手机拍下了一张又一张鹤翔田野的照片，并饶有兴致地发至网上。金色稻田和白鹤构成的一帧帧画面，让他的心里泛起阵阵涟漪。那种微妙的感觉不只是由美而激发的愉悦与飞扬，更是由某种成就引发的自豪与踏实。

岐山四季

李军林

关中平原的深秋，是玉米的世界。地里的玉米齐刷刷像哨兵般站立，铺天盖地，连片的绿海几乎淹没田间小路。拉一辆架子车穿行其间，仿佛行舟水上。阳光明晃晃悬在天上，却难以穿透层层玉米叶。玉米地深处，藏着山野的秘密。天气转凉，入夜之后秋风刺骨，秋雨一场接着一场，虫鸣慢慢稀疏。人们穿行在绿海里，静静等候玉米在秆上灌浆成熟。

收割的期盼早已藏在心底。待到开镰，玉米秆成片倒下，玉米棒子被摆成堆、装上架子车。无论道路泥泞、气温起伏，望见满地金黄，农人便干劲十足，争分夺秒抢收。刮风下雨都拦不住收割的脚步，夜里也依旧忙碌，架子车轮不停转动。秋雨添凉，人们早早穿上毛衣。

玉米运到房前屋后，农事的弦却绷得更紧——要抓紧播种冬小麦。地温一旦走低，会耽误麦种发芽。地里的玉米秆必须清理干净，架子车再次往返田间，人们合力拖拽、装运秸秆，车轮在湿泥里碾出深深辙印，前面拉、后面推，一车车运到场上或渠边。

等秸秆清完，大地露出阡陌纵横的模样。夕阳柔和，红彤彤的，不刺眼。失去遮蔽的虫子四散逃窜，窸窸窣窣。湿润的土地静静等候新的种子。地头浅浅的水渠积着雨水，渠底长满青苔，一路连通百里之外的冯家山水库。渠水干涸的时候，老人常会讲起当年修水库、挖渠道的往事。

旷野之上长风浩荡，慢慢吹干地表潮气。等到泥土踩上去松软不粘脚，播种便开始了。拖拉机驶过，种子顺着犁沟落入泥土，耙齿轻轻覆上土层。播种前还要撒肥，农人一把一把扬起肥料，白茫茫落在地里。田野从黄土，覆上白肥，再化为湿润黝黑的土地。一场不张扬的秋雨随风而至，悄悄浸润泥土，唤醒深埋的种子。不多久，嫩黄的麦苗破土而出，在风里轻轻摇曳。

收回家的玉米堆在院里屋前，人们围坐在一起剥玉米，一边闲谈，有的搬出电视机，伴着说笑忙活。雨天就盖上塑料薄膜，只留一角透气，防止玉米发芽变质。丰收时节，煮玉米、炒玉米粒是家家户户的吃食。鲜玉米下锅，香甜气息漫满屋子；玉米粒剥下入锅翻炒，噼里啪啦作响，加盐或糖，咸香清甜，是孩子们喜爱的滋味。

麦苗出土之后，气温一天天降低，麦苗却持续分蘖生长，叶片愈发宽厚挺拔，抓紧积蓄力量，迎接寒冬。初冬清晨，树叶落尽，薄雾笼罩果园与村庄，这是岐山冬日独有的景象。村民趁着清晨地冻不粘轮，拉着粪土到田里，正午时分挥锨撒肥，给麦苗盖上一层"厚棉衣"。

大雪飘落，覆盖麦田、渠道、果树与村庄。闲不住的农人把路上、地里的积雪堆到麦田，待消融后滋养庄稼。若是整个冬天少雪，人们便日日盼着渠水到来。北干渠来水的消息一传开，大家便轮流抽水浇麦。村委会统一安排水泵，登记每户的起止时间，核算电费。水流汩汩涌入田地，浆水，等候麦熟。一场雨后，麦子迅速枯黄，抢收时节到来。套种辣椒的地块收割时格外小心，避免伤到椒苗。连片大田可以用收割机。小麦最怕连阴雨，成熟后必须及时收割，一旦穗上发芽，一年辛劳便付诸东流，因此不分昼夜抢收。麦子运回打麦场，要趁正午烈日碾场脱粒，拖拉机拖着碌碡反复碾压，再借风扬场，分离麦粒与麦壳。晒干的麦粒堆在场中，夜里有人值守看护，人们聚在树下闲谈，伴着满天星光，倦了就睡在架子车上。

天热起来了，老人把浆水面送到场上。机器轰鸣、扬场声交织，树荫下，吃面的人迎着凉风，满是笑意。当地有一种鸟叫"算黄算割"，传说从前有人等麦子全部熟透才收割，一场大雨毁掉收成，悲恸化作飞鸟，年年麦黄时啼鸣提醒。这个故事代代相传，也让"黄一片、割一片"成了岐山农人的习惯。

麦子收割完毕，大地黄绿相间。渠水浇灌辣椒苗，绿意慢慢铺满田野。麦粒摊在场上晾晒，木耙来回翻动，撞击声是判断干湿的信号。麦粒干透后拉回家，留足口粮，余下的卖到粮站。归来路上顺手买上瓜果，切开西瓜，清甜汁水消解暑热。

新麦磨成面粉，臊子面、锅盔、馒头端上餐桌，收成好坏，都藏在烟火饭食里。辣椒开花之后再浇一次水，很快挂满青红辣椒。摘辣椒要手工一颗颗采摘，常常一摘就是一整天，有人累了便坐在地里，收音机放着秦腔，风吹过便是片刻休憩。采摘持续近一个月，摘下的辣椒送入烤房烘烤，水汽蒸腾，浓郁的辣味漫遍整个村庄。

这就是我记忆里，陕西岐山的四季农事与乡土日常。